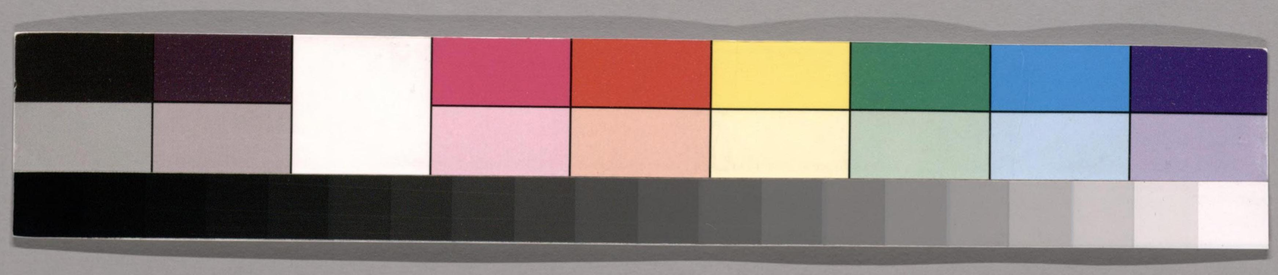

853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天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南軒張氏曰謂屈己爲小王霸爲大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新安陳氏曰
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爲問。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去聲。景公將殺虞人。虞人離。元首也。志士固窮。皮冠。以田獵時言之。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勇士輕生。常念戰鬬。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

言夫音扶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是掌反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人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使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爲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隨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爲。而弒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

是夫柱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柱尋直尺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利亦可爲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和靖尹氏曰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朱子曰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知且在理上求之○慶源輔氏曰人有一毛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其終併太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反於兩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

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扶又反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下同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不費。奚不能也。貫習也。

雙峰饒氏曰射者是馳禽獸來。

朱子曰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

是做人不敢做底。○雙峰饒氏曰射者是馳禽獸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關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

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得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又曰。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意。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予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高多也。

南軒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曰。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

或曰居今之世。出處上聲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

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嘗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慶源輔氏曰欲道之行。仁也。進必以正。義也。仁義並行而不悖。所以爲聖賢。○新安陳氏曰揚雄謂孔子者。法道。龜山謂雄非知孔子者。法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以信道。吾未之信也。當即此意以讀孟子此章。窺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節。殊不知自君子觀之。守身爲大。枉己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爲所屈者小也。枉己。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

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爲小節乎。戒枉尋直尺而狥利。遏人欲也。守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一也。萬章下篇第七章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二也。宜參觀之。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音稅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新安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兵。猶火之熄。故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
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去聲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
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
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

雙峰饒氏曰儀衍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
事也耶諸侯志在土地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之征
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爾
丈夫且不可爲況大丈夫乎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
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朱子曰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此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此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面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面二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之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居字就心上說。立字就身上說。行字就施爲上說。又曰。正位就處事上說。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偏曲。○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三句雖平說。朱子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如廣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由謂與民共之。何所不從。可知矣。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仁禮義也。所得亦即此三者。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道即仁禮義之道。

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趙氏曰。富貴則求得欲從。故易至蕩其心。貧賤則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遇威武又易至隕穫震懼故多挫攝其志氣。○何叔京名鎬。部鄙反 天下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能如此。○觀孟子答昭武人。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扶又反 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以念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朱子曰。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當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能如此。○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問大丈夫之說。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眞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節。威武豈能撓而屈其志。於一時眞可謂妾婦之視衍儀之以雖盱側媚得

爲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主。而夫三言者又以廣居爲主也。○南軒張氏曰公孫衍。張儀。持合從連衡之說。以動諸侯。景春徒見其言足以捭闔搖撼。而遂以爲大丈夫。其說固爲陋矣。而孟子以衍與儀比妾婦之道者。蓋事君以弼違爲義。不當徇其欲也。衍與儀不知正救其心術而徒探其意之所欲順爲以進其說。此何以異於妾婦之道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間。惟其私意自爲町畦。而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與民由之。不與其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己也。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己而外物舉不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雲峰胡氏曰當時但見姦巧之人氣焰可畏。豈知聖賢剛大浩然之氣哉。通考朱氏公遷曰中庸故君子和而不流至章末與此一節。言節操。通以立身之道言之。亦曰平居自守之節。餘如孟子論柳下惠之介。亦是此類。但君子大丈夫是學問之功。下惠之可稱者。只是資質之美。未必義理之純全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弔。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記曰。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

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周禮春官太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雪木 工商執鶏。摯之爲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贄。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爲之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鶩。取其守時而動。

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弔。

周霄問也。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弔。

之祭若失位。三月廢此一事。故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粢。音咨。素。刀反。皿。武永反。

禮曰諸侯爲籍。秦昔反 百畝。而庶人助以終畝。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記祭義。昔者天子爲籍千畝。而諸侯爲籍百畝。晁而朱紘。紘。繅也。躬秉耒。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粢音咨。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

以共齊盛。王以三春。躬耕帝籍。天下勸農。推。庶人終于畝。鞭之爲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耕芋。終之。齊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穀也。以粢爲名。在器曰盛。○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之。三宮夫人副褘。受之。練三盆手。反宮。米而藏之。御廩。甸師掌甸之官也。三宮夫人。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之。

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古典反

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音揮。受之。練三盆手。

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蠶緻。音孜。文章。周禮。冬官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而服以祀先王先公。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桑於公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大昕。季春朝日之朝也。諸侯三宮。半王后也。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奉爲君服。與。平聲。遂副褘而受之。副褘。王后之服。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以手振之。以出緒也。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祭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通考 東陽許氏曰。紘。以組爲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繫於頤下。垂爲飾。纊。以纊爲充耳。懸於冠兩旁。當耳。所以掩聰。禦外聲。蓋冠之制。前高後下。故紘屬於武。而垂於後。纊懸於兩旁。而當於前。冠之制。自天子至於士。皆同。

吳氏程曰。副。編髮爲之。形如采畫。

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大昕。季春朝日之朝也。諸侯三宮。半王后也。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奉爲君服。與。平聲。遂副褘而受之。副褘。王后之服。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以手振之。以出緒也。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祭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通考 東陽許氏曰。紘。以組爲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繫於頤下。垂爲飾。纊。以纊爲充耳。懸於冠兩旁。當耳。所以掩聰。禦外聲。蓋冠之制。前高後下。故紘屬於武。而垂於後。纊懸於兩旁。而當於前。冠之制。自天子至於士。皆同。

吳氏程曰。副。編髮爲之。形如采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名。故以名冠冕之宜。副遺象。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若今之步搖。副脩。皆祭服。

則薦。記王制。太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有田有詘

余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黍稷曰嘗。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眉永反。所以覆。數救反。器者。慶源輔氏曰。此先王之制。必如是。然後能自盡其心。至於不得奉祭祀。則神不客。以自容而人亦以爲弔焉。古人之重祭祀也。如此。○雙峰饒氏曰。三十月無君。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畢竟子爲大夫。則祭以大夫。尋常有祭。士。則祭以士。子爲大夫。則祭以大夫。尋常有祭。士。旦失位。而不得祭。丁年有四時之祭者。失位三月。亦便廢二十祭。故可弔之。弔其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吾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

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舍上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形甸反。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胥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去聲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狥利。而據道之極。不爲其所動。直遂其義理以告之而已。○士之仕。猶男女之願有室家者。此正理也。至於爲人男女而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而仕者不循天理之正。不俟人君之招。屈己以狥利。枉道以事君。則爲聖賢之學。皆賤之。有與兒女子相窺相從者無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狥利忘義。而屈道以伸身也。○雲峰胡氏曰集註末二句。與論語語解不仕無義處語意同。而實有不同者。論語是從不仕無義處說來。故雖兩句而實一意。孟子是從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兩句自說來。故兩句自是兩意。論語蓋謂末子雖責賢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雖仕亦有不可苟者。故集註謂君子雖不亂倫不仕。而其間亦有非不義而仕。故下一非字。孟子謂既不可不仕。又惡不由其道。故下一不字。

集註字字句句精審。如此學者當如此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乎

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通考 吳氏程曰直戀反。合正其音更作張戀反。與傳車之傳同。毛晃收入牲戀反內訓遍殊附會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歷聘諸侯更以御衆多。食粉爲泰侈矣。

曰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

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音茂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新安陳氏曰傳先王之道雖未得行於當時守先王之道乃可以傳之來世。此

其繼往聖開來學者有功於吾道甚大孟子益自謂也。

通考 趙氏惠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轝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切音嗣。下同。

孟子言梓匠輪輿固不求食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爲國之者知其有功則當食夫王者之祿夫人

爲有以賴其用而可祿耳。豈必以其志之欲而祿之哉。如以無其志是率天下而利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墁音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工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雙峰饒氏曰當時功利之說盛不知聖道之有用見孟子所至之國時君稱見尊禮養其從者則以爲無事而食如下王子墊問士何事不素餐之類皆是此意畢竟當時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時諸侯尚知尊敬儒者如孔子之適衛孟子之仕齊皆有所養亦是先王之澤未

泯。○新安陳氏曰此章當與盡心上不素餐章參看。君子居是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縱未能爲當世開太平亦足以繼往聖之絶學而爲後世開太平其有功於道統者爲何如。更等乃以無事而食議之。抑何其無知也。食志爲人上者不當雜言食功。則功之大小輕重所當辨。志可以觀人。非所以食人。專食志則志貪饕者皆得食矣。食功而不審其大小輕重。則僅有功於器物者得以加諸有功於吾道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史記宋世家。偃立爲君。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生剖齊湣王。代宋。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
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徃
食酒食之食音嗣。
要平聲。餉成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
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
虺許偉反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朱子曰書所
若非孟子之言。人孰知其曲折如此哉。謂葛伯仇餉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

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
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
降民大悅書曰俟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通考趙氏惠曰所
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
征十一國也。按詩商

誅也。據此則曰葛。曰亳。曰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尚書云。遂伐三朡。凡六伐。餘無可考。餘已見形甸。

及前篇新安陳氏曰此湯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有夏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又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

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成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新安陳氏曰此武王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湯是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慶源輔氏曰尹氏說盡後世爲國而其征伐之不已矣。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耳。但以疆大爲畏者之病誠能反是道而求之於己則知仁者之果無敵而帝王之道是誠在我而已。○問趙氏註修德無疆最補之曰修德無小暴慢無疆過修德則疆必弱無小能修德則小可大暴慢無疆過修德則疆必弱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

傅諸。旨使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宋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南軒張氏曰。衆君子之間。置一小人。猶足以敗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格君之任。有孟子而戴不勝不能知也。尚何望焉。○慶源輔氏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待取辦於一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有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于朝。在君之左右前後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雲峰胡氏曰。此篇言宋事者三章。正好通看。前章謂宋不行王政。後章不能什一去關市之征。見得實不能行王政。此章言小人衆而君子獨。宋之所以不能行王政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
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
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
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慶源輔氏曰士固當守義而
不往見國君如三君屈己求

見意已誠切。聖賢處此必將出見。
今拒絕之如此則過甚而非義矣。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
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
之見音現。惡去聲。瞰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
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
家對使去聲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瞰窺也。

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慶源輔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秉彝不可殄。貨既先來加禮於己。則己烏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欲見其人。是亦不屑之教誨矣。故但往答其禮。禮而不欲見其人。義也。新安陳氏曰不以萬物一己之施奪萬物者豈有差忒哉。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脅肩竦音悚體諂笑強上聲下同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聲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事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南軒張氏曰若不當往見而往見是苟賤以求合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慶源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于夏畦之人而深惡之。子路剛勇果決故以未同而言赧赧其色者爲非已所知而深惡之。二子所

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

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汚音烏賤而可恥。

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太剛則至於絶物。太柔則至于喪己。于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識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必蹶其心。則與太柔者異矣。所以無可無不可而爲聖之時也。孟子前言二子之所以明其過後述曾晳之所言以明其不及。中舉孔子事以明聖人之用中。然則孟子之不見諸侯守其分義之中而已。○

夔源輔氏曰孔子之事禮義之中正也。差以毫釐則失之矣。于木泄柳則過乎禮義之中正矣。故傷於迫切而不洪。曾子子路之所言則不及乎禮義之中正者。故淪於汚賤而可恥。此君子之行已所以戰戰兢兢而唯恐有過不及之失也。然與其汚賤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段干泄柳猶爲狷者也。○

雙峰饒氏曰觀陽貨事。則不特諸侯不可見。觀曾子子路之言。則不特不可往見。雖平交之人亦不可强與之言。蓋物不可以苟合。○

雲峰胡氏曰士尚志。傷於迫切者。量雖未洪。猶不失爲志之高。淪於汚賤者。其志甚卑。無足道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音古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

之道。旨。詩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邇。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從義也。如飢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上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爲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爲盈之之說。則終日循苟且之域。故自修身至平治國。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可不務哉。○慶源輔氏曰。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纔出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肯速改。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日新矣。○新安陳氏曰。請輕之。如減日攘爲月。攘上不知其非義。不知義而不速改。不勇也。不智之罪小。不勇之罪大。通旨朱氏公遷曰。語年攘。如羊反。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下同。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

尋理之常也　徽菴程氏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而治衰而亂也事理在人者有得有失得而治失而亂也治不生於亂而生於治亂不生於治而生於亂此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窮焉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反失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耳○雲峰胡氏曰古今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於下文詳之章末又申言此二句以結之豈惟孟子然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得已也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降水警予降胡江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上聲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胡貢反

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亂純出乎氣化也○雲峰胡氏曰自開闢至于堯之時不知幾治亂然皆氣化而已未嘗不自堯起有徵也洚水自繫乎氣化而曰警予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即轉而爲一治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出地

史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薄側魚反。
掘地掘去聲上聲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
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相參者也。夫人與鳥獸亦相爲多寡蓋同稟於氣故也。繁氣盛則正氣衰平氣多則繁氣少聖人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焉而已。○新安陳氏曰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爲者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汚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園囿汚池浦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
下同。浦薄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
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
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氣
化人事相符者也。自堯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雙峰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

田宅也。暴行。通上下二而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簡理義。然後暴行始作。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缺。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鄒晉昭曰。奄字當作郇。說文衣檢反。註周公所誅奄國。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之大功業之光。所以佑助開迪夫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周全盡美而無一毫缺壞之失也。蓋正可爲也。無缺爲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十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僞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僞禁邪。正憲之法無一之或隳。然後可以爲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墜于地。而無復有存者矣。○趙氏曰。拨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新安陳氏曰。商末大亂。武王周公反其亂而治之。此武王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爲者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之大功業之光。所以佑助開迪夫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周全盡美而無一毫缺壞之失也。蓋正可爲也。無缺爲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十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僞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僞禁邪。正憲之法無一之或隳。然後可以爲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墜于地。而無復有存者矣。○趙氏曰。拨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新安陳氏曰。商末大亂。武王周公反其亂而治之。此武王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爲者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求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爲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胡氏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新安倪氏曰書皐陶謨篇云。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書言天子治天下之事。孔子作春秋。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而爲後世法也。○惇典之惇。集註避宋光宗諱而以厚字代之。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邪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雙峯饒氏曰。以慮後世而知聖人者。君子也。故幸其存天理遏人欲。以託南面而罪聖人者。小人也。故戚其不得肆欲。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以事功言。孔子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

秋。宰我舉其統體言。（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孟子即其一事言。

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朱）也。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賊何緣便懼。恐未足以爲一治。（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思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字。又純乎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敗之正。然討亂賊垂治法。其功又大於舜禹矣。○（潛）室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法繩諸侯。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此聖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胡氏發明備矣。○（雲）峰胡氏曰。集註前言禹與周公之功。曰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孔子春秋之功。曰此亦一治也。萬世之治也。○（新）安陳氏曰。孔子雖不能興治道於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世。蓋在當時倫紀亂矣。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者也。（通）旨（朱）氏公遷曰。思無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及此節總論一經之旨。孔子之論詩。是欲人知其要。孟子之論春秋。是欲人知其義。王者迹熄一章。是明孔子作春秋之本意。○又如孟子春秋無義戰之云。亦總論一經之旨。是又專主征伐而言者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爲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扶又反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
墨子愛無差楚宜反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
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
義見形甸反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

雲峰胡氏曰不中則曰橫議不正則曰邪說。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
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
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朱子曰楊墨
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
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簣
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之
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
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
一己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
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一也。此便是無父。此二者
之所以爲禽獸也。○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爲
己列子云伯成子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其言曰。
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而天下人人不利天下則天不

下自治矣。○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要得一個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孟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疎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個儳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問孟子說楊氏自是簡退步愛身不理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張張然必至于太亂而後已非藥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清談此使是楊氏之學。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彿至于社稷丘墟亦其驗也。○〔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聖人之道非不緊要然有殺身成仁之時故不至于殺身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時故不至于無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

然之序故不至於無父。無君無父。則人道滅絶又將視弒父與君而冥然不覺矣是則人而反與禽獸無異也故引公明儀之說以言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矣於戲賊以陷於禽獸而太亂將起是亦與公明儀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類矣楊墨之道不息則邪說誣民孔子之道不著則充塞仁義也此四句只是說天理人欲不並立而已所謂邪說偏滿姑於仁義者是解邪說誣民充塞字以妨字解充字以妨字解塞字但不曾解誣民兩字耳。其實謂邪說誣罔天下之人其勢至于充盛窒塞人心固有之仁義使不能發也。夫仁義具於人心而爲邪說所誣而充塞之使不能達於外。況能擴充之以全其量乎。○〔西山眞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不顧故其迹似乎義。墨翟於親疎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

不薄則非爲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爲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於兼愛之則昧乎分之殊。若其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〇雙峰饒氏曰墨氏無父之教便充塞了仁。楊氏無君之教便充塞了義。有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今仁義既充塞則亂將起。而率獸食人人又將相食矣。通旨朱氏公遷曰聖賢闢之以義。孟子之時楊墨一家最爲害道。其次則有兵家農家。縱橫家。及僊釋之徒各專一業以聾瞽天下。大抵惑人心者莫如兼愛爲我快君心者莫如強兵富國。而皆足以重斯世之禍也。故深闢之。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爲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

〔西山眞氏曰〕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〇雙峰饒氏曰無父無君。乃楊墨之見於行事者少。爲充塞仁義而至於率獸食人。是害於其政了。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

〔慶源輔氏曰〕此乃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〇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〇雲峰胡氏曰前云此一治也。周公之功與禹同。此云是亦一治也。孟子之功與夫子同。〔程子曰楊墨

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此就當時
氏爲去聲下同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
易見。史記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故孟子
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
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
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道遥
物外。僅足其身。不少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
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又曰。楊墨
只是硬底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雙峰饒

氏曰。前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
此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事作於其心。害於其政。亦各
有意。前言畢竟政是大體。事是小節。今既生於其心。
則必害於大體。既害於大體。事是小節。今既生於其心。
了。【通考】仁山金氏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
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
無父無君之教。而資楊墨。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爲
尤甚。○楊氏與曰。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興。子道絶。又
曰。異端蜂起。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
故唐則蕭瑀主。縉白居易宗。宋則王安石。
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
而不疑。○愚按二程子闢佛老之說。凡五十餘條。而
其要。則曰。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
絶其類。其二則曰釋氏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
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
理。夫何復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又曰。釋

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它不究其父
不每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于世則怎生出得。既道
出世一除。定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渴飲而飢
食。戴天而履地。又問華嚴第一眞空絶相觀第一事
理無碍觀第三事事無碍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
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是釋氏要周遮一言以
蔽之。曰萬理歸于一理也。凡此足以見似是而非與
夫大亂眞者矣。因并附焉。通旨朱氏公遷曰禹周公
孔子以
事功言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平聲之也。總結上文也。西山眞氏曰三聖
事雖不同而其救

天下之患立生一民之極則一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
公所膺也。

說見解見音同。上篇本當也。雙峰饒氏曰孟子所以
引戎狄荆舒者以楊墨乃夷狄之教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

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音怪人心微。甚於洪水猛獸之
災慘於春秋纂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
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朱子曰當時
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得箇麤底。若楊墨則
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也。然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
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
而知聖人之道。爲是。知異端之學爲非。乃是孟子有
功於後世耳。○問孟子欲息邪說而必以正人心
爲先。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
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
心而已。何必爲此紛紛而涉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

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
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
然知仁義之所在。著此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
之本也。拔爲我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說之不
可由。蓋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
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
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
所欲哉。亦良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
曰予良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
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
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慶源輔氏曰重言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又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
心而知邪說之眞可畏也。○問邪說詖行如何分
峰饒氏曰說既邪辭既詖其行必僻其辭愈見淫蕩詖
行淫辭自邪說上來。故曰洪水猛獸之災由人事邪說
橫流壞人心。甚於洪水猛獸之禍。由人事邪說
作。故春秋纂弒之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爲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
爲邪說所蠱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
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新安陳氏曰洪水
猛獸。棄狄篡弒。皆災禍之害人身者。惟在於一時。若
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徂流於無窮。而爲害尤甚
慘。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通考雙峰
饒氏曰前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爲綱領。下面
又言治了又亂亂了又治。再三如此。反覆說了。則又
到此。以二段總結前面。前以予不得已一句起頭。後
以予不得已一句結合。既而又繳上不得已去。通旨
朱氏公遷曰此孟子以闢異端自任。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當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難未

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
意有未盡故復扶又反言此益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
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不必士師也。慶源輔氏曰此義自朱子發之。若朱子
則眞可謂以道自任者故言此以詔天下使天下人人
人之道不復有蔽蝕之者矣豈小補哉。○孟子意謂
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眞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
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爲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
矣。此可見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西山眞氏曰
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王道爲心。庶幾生
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

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朱子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無容髮之隙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纘說道要距楊墨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久見之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知這便喚做賊之黨○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新安陳氏曰如解攻乎與攻之說皆是不必攻討之說○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

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待洛反聖賢之心也。程子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惟聖人中道師也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于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于是也○朱子曰此段最好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太力量格似天地有缺處得聖賢出來補教周全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新安陳氏曰聖賢反世之亂而治之達而在上則見於有爲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免於有

言而治法垂於後世。孔子同也。作春秋以爲後法。猶未至于繼者。孔子之時。異端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及故也。至孟子則時益降。異端益熾。而孟子之亞聖。又不及孔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聞言猶未達。況於外人。則其闢楊墨爲得而不得已焉者。既以言。距楊墨。豈得而不辨。蓋有大不得已於辨者。自致其力。尤以能言。距楊墨爲五倫徒者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深知孟子之心。孰能發其精微之蘊如此哉。此章於古今世道。聖賢事業關涉甚大。宜精察深思之。○東陽許氏曰集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篇謂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各好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深知孟子之心。孰能發其精微之蘊如此哉。此章於古今世道。聖賢事業關涉甚大。宜精察深思之。○東陽許氏曰集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篇謂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各好之辨。之問。而孟子之辨專爲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爲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

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盡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蟾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蟾音齊蟾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於音烏。下於陵同。蟾音曹。咽音宴。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博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去聲。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慶源輔氏曰。戰國時。齊俗奢侈放縱。當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爲齊人之巨擘也。而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者。必多有之。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未。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不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離妻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顧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閻。辟音避。頻與顰同。顧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鶃魚乙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鶃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顧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平聲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

所養惟人爲大。記祭義有人則可參天地而爲三才。無人則天地亦不能以自立矣。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朱子曰〕溫公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廉。猶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于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東不狄。雖復謹小廉。宋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絶仲子之本意。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〇問溫公謂以其兄不以道取於人而成室。故以爲不義。仲子齊世家則祿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果以不義得之。

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主所誅而不以赦者也。所謂猶者。則亦言其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〇〔南軒張氏曰〕仲子徒欲潔身以爲清。不知廢大倫之爲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妻兄之居愈于於陵乎。惟其私見所蔽。亂其倫類至此極也。衆人惑於其迹。以爲清苦高介而取之。非矣。世之貪昏爲惡者多矣。孟子於仲子獨闢之深者。蓋世之爲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義。反復闢之。蓋有以也。夫〇〔慶源輔氏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不由義理之如何。如告子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況如匡章者。既稱仲子爲廉。而傾向之矣。此固以道自任

者之所憂也。孟子烏得不辨之哉。又曰。仲子之所不必驗之他人。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爲蚓而後能充其操。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爲哉。聖賢之道充之。則至于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丘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雙峰饒氏曰不要問所從來。只當思量我當食兄之祿。與居兄之室。不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必伯夷所樹。如諸侯之取人。猶鄭然既交以道。接以禮。則孔子受之矣。○或曰。匡章亦黜妻屏子者。故喜仲子孤介之行。新安陳氏曰不然。匡章以父爲重。故視妻子爲輕。仲子反視母兄爲輕。而於妻則反。食。孟子於匡章。而非仲子。有以也。此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斷盡其人。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經註三廉字。當難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不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注仲子未能得爲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以爲廉耳。未能如蚓之廉。滿其志而得爲廉耳。此三廉字。是仲子之廉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170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853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